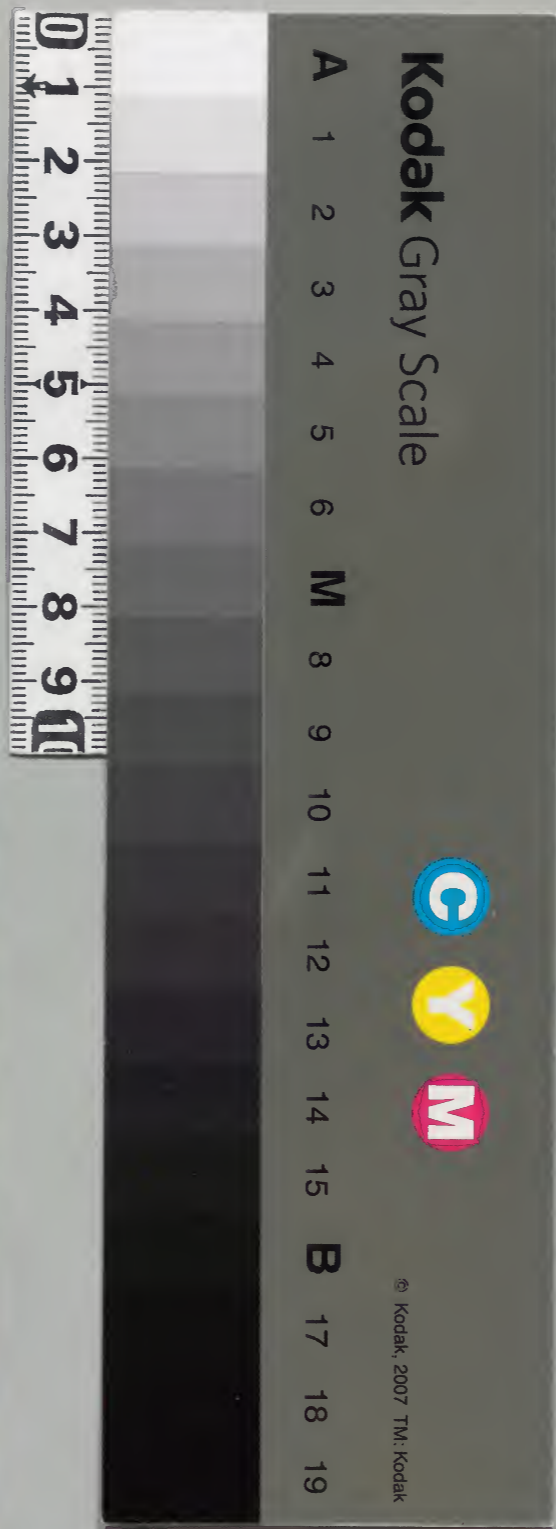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二〇三六  
 九三  
 一〇  
 四二冊

三〇三六  
 四二  
 三六  
 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36
冊數	42 ( 1 )
函號	366 78

366-78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大宗伯臨胸馮公經濟類編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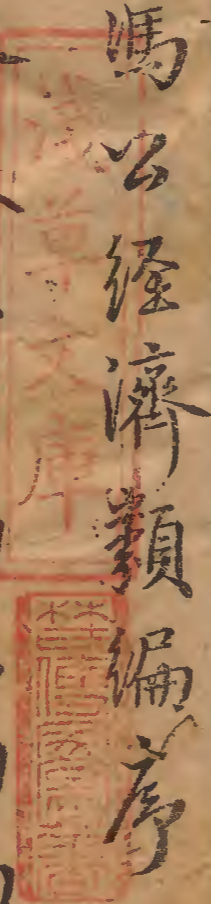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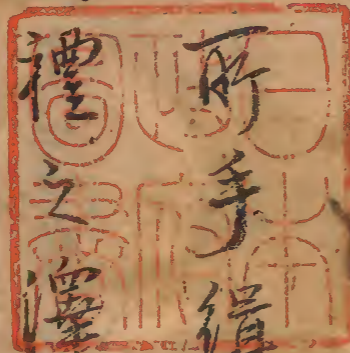
經濟類編百卷故大宗伯臨胸馮

公琦所手緝也公鍾海岱之靈

憑詩禮之澤弱冠登甲科選入

詞館安欵魁梧文章爾雅人以公

補期之時詞館所儲俱南北名流



經濟類編序

馬一

300-1

余幸隘等每相聚則議論嘻笑  
筆舌縱橫公獨埋鋒毀穎捷之  
不亂畫帶圍扉靜哦人莫測其  
淺深而材譽日起無何余以狗馬  
疾放歸不預散館又三年出補史  
有齒於十人者與公周旋益親余

齒視公十年以長館中稱大小馬  
而公之才名蘊藉深沈博大余文  
何敢望其萬一共事一年所余遭  
艱歸尋及吏議家食有年公與  
儕偶後不惜齒牙強起之徘徊舊  
京點金袞於辟水公亦漸柄用心

位秩宗乎後歸臥公手書慰存者  
再余不材宜廢退而望公大拜  
甚亟非私公也以公嫻經濟能行  
國家之急而公病渴日甚婁疏  
之歸不得遂憂於位子僅數歲  
年止卅六公沈敏端亮遇事鎮

靜策成敗多驗有經濟實用  
然台鼎之望文章特其餘事然  
嘗衡文鄉會出公門者多名世士  
表策諸作出公手必藉甚一時與  
代言之文編摩之史俱稱大手筆  
自少宰長秩宗幾至宣麻而寢

不得展其文用士論惜  
 矣是編出於公第民部郎瑛蓋  
 雜採秦漢以下鴻儒著作名臣  
 奏對旁及諸子百家吐議駁論  
 有闕經濟者共成之自帝王至  
 雜之為類二十有二目儼然凡三

百餘條幾三百萬言民部所云割  
 截羣書手自演綴者因憶在館  
 時園扉靜哦是編實托始矣公  
 真有心人也第公用世蚤而蚤世  
 即是編亦未竟之緒藏之帳中  
 者慙齊釐次存公手澤則公門

侍御周公明府吳公及鄭生之惠  
 与有功焉至剗剗之後良梅繁  
 巨周公倡之中丞尹公侍御吳公  
 暨司理曹公合諸郡邑出公門  
 者樂成之鳩工疋具具屬仁和凡  
 捌越月後設吳明府公芳勛尤其

大者夫公之大經濟見於周者不  
 能百一而其用心之概略見於  
 編公不可作矣觀是編者若身  
 履石渠金馬之間與公上下其議  
 論則公如在也可無傳哉可無傳  
 哉顧傳是編何足盡公已同隄諫

若子死也略盡余年以湖山備魯  
 靈芝則序公是編非余又誰乃  
 受吳明府之簡而引其端必以此人  
 之云亡邦國殄瘁不勝懷感  
 萬曆甲辰嘉平之末真寶居  
 士馮夢禎序於孤山別業之齋

空殿居



三齊百三十一

馬六

經濟類編叙言

大宗伯北海馮先生弱冠登朝參  
 侍經幄直承明著作佐之廬者二十  
 季既繇少宰晉掌秩宗國家鉅典  
 及兩府咨訪悉出先生劈畫海內  
 爭倚重為當今韓范勛業雲騫而

經濟類編叙言



以積瘁不待天下悲思之至今讀  
其文如玉發金版不可銷滅想慕  
其中藏如學海經神不可蠡測而  
先生生平所專志壹慮者實在經  
濟一書今年春先生介弟民部公  
以治粟蒞浙出先生遺編芟次

帙暨鹽臺周公李曹公手取鑿  
定蠲貲付梓分命在位而屬光義  
替其役光義始得與二三文學討  
訛覈贗晝夜竣事而文學鄭生之  
惠實終始厥勤焉益侍御公而下  
以及於光義皆先生所舉士司李

又執經受業知遇倍他弟子而鄭  
生則向從田間問竒者也既卒業  
則義竊有概於大臣之用心與文  
人殊矣先正之言曰五經為藏府  
六籍為庖厨五墳為金玉五典為  
琴箏言理道之各適於用也顧載

籍不殊揆量自別仁見為仁智且  
為智文人用之則文生大臣用之  
則道大彼夢花吐鳳之辭縟繡繁  
弦之韻截蒲編柳索黍為多飛影  
敷珍見者閣筆何不足以自表著  
然無當於經國大計在文人奉為

駭犀青犢而具大臣之度者且視  
為蟻螿焦明過而不問者也噫大  
臣之用心詎可尋常測哉其吞吐  
寬故其茹擘廣其識慮遠故其採  
貯宏寧共溪沼之清泚務成江海  
之巨浸亟捐秋蟲之善音必先巨  
鐘之鏗鞀自宮闈以至閭左由兵  
農禮樂以至天時地利人情物理  
凡可佐廟謨裨掌故者靡不殫載  
彼方視宇宙內事如以高下制水  
燥濕制火按方察脉綽有定算而  
後神明之妙出焉噫此可以窺先

生矣先生天才超逸每下筆數萬  
言鞭風馭霆不可逼視如徒以文  
人自期即勒成一家名山不朽直  
噴沫及之耳矧古今顛書汗牛充  
積如丘良孫之脍篋李商隱之祭  
魚姑不足道於中稍取節焉嘗鼎  
臠啖鷄蹠無不適用而何必於是  
編也蹈機握杼組織天地取列史  
之嘉謀碩畫以備藥籠彙古人之  
芳規懿行以成衡庫擗翡翠之藻  
羽脫犀象之角牙探海出珠若取  
諸寄然則先生之意不盡于此書

先生之書亦不盡於此編而無念  
不對君父無時不注經濟則藉是  
編其精神風彩已照徹千萬載矣  
故嘗為之說曰語貴當機道期遠  
治呂聖功名士必書賢於度仲容  
之意林李文饒災異必錄勝於周  
長生之洞歷昔韓魏公慷慨決策  
知無不為迺其生平獨未肯以膽  
許人而范文正蚤歲受經輒以天  
下為己任會知大臣操慮造化宜  
別有處今當其定危疑臨險艱衆  
方氣懾膚慄莫敢措聲而鎮靜從

容卑詞立剖非素具胡以應卒則  
居恒挾持可知己豈徒纂句鉤玄  
結繩累瓦祇以擊輓自耀者哉此  
經濟一編乃所以見先生者也光  
義又聞先生當彌留之際手條遺  
訓一字未安索筆改正既屢趣家  
人封章聞鐘聲度已進

御廼已迄今讀其遺疏忠愛隤惻  
言々飲涕真有致君堯舜之思如  
先生者屹然大臣丰裁至此論定  
矣記曰經綸天下之謂才又曰道  
為聖者用辨為智者通先生潛志

一懷用摛八極籠罩今古萬物効  
靈有大臣之才精誠所結在帝左  
右馳驟百氏黼黻徽猷有大臣之  
鑒光義雖不敏不敢謂是編為先  
生未竟之書也

高曆甲辰歲嘉平既望仁和令  
南門人吳光義頓首拜書



馮琢菴先生編輯經濟類編自六經外無書不採  
大政不必事之賅表高論不必文之藻卽所寓目以  
爲摭摭就所摭摭以爲編次草創僅成討論未竟則  
是編之槩也校刻一準原編都無增損第卷有豐殺  
事有重複文有參差稍加銓次爲凡例七則  
編中分類各冊自爲終始今做唐四家類書貫總類  
二十以便編檢  
二類都無差別且只一二則者併事雖相類而中稍  
差別者附仍存其名註本類下



一事數見者擇存一二類

文有篇名者於篇名下空一字只叙事者不更立篇名文雖成篇顛末未具者用名臣奏議例叙數語於篇首亦空一字

文與事錯出皆以世次每易世易帝特書其首餘不更列

撰人皆列名如數篇出一人手不更列

一書而刻者數本一事而載者數書既艱徧攷又忌臆裁姑從原編所列校定間有疑缺以待慧心者

校刻姓氏

江州尹應元

龔丘吳崇禮

洪都饒景曜

郢都朱光祚

樵李馮夢禎

弟馮瑗

楚黃周家棟 以下門人

晉安蔡立敬

潛江吳從誠

經漢類編

江夏朱朝望

齊安曹光德

莆陽黃景星

汝城湯大濩

新都程汝繼

穎川顏欲章

吉州謝應祥

暨陽王羲民

石城楊日森

西平徐穆

晉安陳經正

鍾陵熊明遇

從陽潘汝禎

來吳趙士諤

海虞徐待聘

湘潭文典章

雲杜馬呈鼎

黔中馮應旻

潯陽陳學繼

歙浦程子蓋

經漢類編

系沙类新文

永新龍遇奇

吉州郭一鶚

豫章楊世勳

宜豐夏其光

江州汪寬

吳興沈淮

沈演

淮南吳光義

虎林鄭之惠

吳梯

陸振奇

王家彦

盧璣

周運昌

縉雲李如桂

大明萬曆三十二年校刻於浙虎林郡南屏山

三十四頁編生天

三

經義類編目錄

第一卷

帝王類一

君道

第二卷

帝王類二

君德

推誠附

聖學

帝號

德運

土命附

第三卷

帝王類三

頌德

大計

起兵

興復

親征

廢立

勸進

第四卷

帝王類四

錫命

亡國

禪代

復國

存亡國

繼絕世

第五卷

帝王類五

興亡論一

第六卷

帝王類六

興亡論二

第七卷

政治類一

治道一

第八卷

政治類二

治道二

第九卷

政治類三

治道三

第十卷

政治類四

治道四

立國規模

審勢附

第十一卷

政治類五

仁政

小惠州

公利

政體

教化

禁令

風俗

第十二卷 政治類六

總攬 失權附 御臣

安反側

重民

第十三卷 政治類七

賞罰 慎爵賞

名分 權勢

變遷

第十四卷 政治類八

霸略 濫術

第十五卷 儲宮類一

太子一

第十六卷 儲宮類二

太子二 奪嫡附

第十七卷 宮掖類一

太后 后妃

第十八卷 宮掖類二

女寵 外戚

第十九卷 宮掖類三

宦官 嬖幸

第二十卷 臣類一

臣道 相臣

第二十一卷 臣類二

相業 社稷臣

儒臣 近臣

優禮大臣 解慢大臣 殺戮大臣附

第二十二卷 臣類三

功臣 居功 訟功附

巡察使 循吏

第二十三卷 臣類四

守令臣

循吏 能吏

酷吏

第二十四卷 臣類五

仕進 擇君 先容 自售 勅見附

陳情 致仕

第二十五卷 臣類六

憂國 戀主 去國 不亡故國 復故附

憂讒 解讒 解危 避禍附

時命

第二十六卷 諫諍類一

諫官 諷諭

第二十七卷 諫諍類二

直諫

第二十八卷 諫諍類三

求言

納諫 不納諫附 不非諫官 非諫官附

第二十九卷 銓衡類一

用人一

第三十卷 銓衡類二

用人二

綜覈 信任

第三十一卷 銓衡類三

求賢 賢賢附 薦賢

第三十二卷 銓衡類四

好士 得士

舉刺

第三十三卷 銓衡類五

知人 邪正 和同 朋黨附

第三十四卷 銓衡類六



官制 太冗附

守官

勤職

吏治

第三十五卷

財賦類一

理財一

第三十六卷

財賦類二

理財二

第三十七卷

財賦類三

勸農

賦役

第三十八卷

財賦類四

田戶

積貯

救荒

漕運

貨殖

第三十九卷

禮儀類一

郊祀

封禪

第四十卷

禮儀類二

宗廟

第四十一卷

禮儀類三

祭祀

巡幸

藉田

明堂月令

第四十二卷

禮儀類四

會 十二卷 盟

聘 三卷 宴

專對 一卷 辭命

第四十三卷 禮儀類五

奉使 一卷 貢獻

第四十四卷 禮儀類六

禮敬 威儀附

名諱 八卷 諡

冠 一卷 婚

第四十五卷 禮儀類七

喪 遺詔 遺令 遺表 葬 陵墓 中輟

第四十六卷 樂類

樂

第四十七卷 文學類一

貢舉 學校

經學

第四十八卷 文學類二

史學

第四十九卷 文學類三

儒林 儒行附

道學

教學

第五十卷

文學類四

軍書

書

第五十一卷

文學類五

檄

書問

奏記附

第五十二卷

文學類六

贊頌

序

贈言

自解

第五十三卷

文學類七

設論

第五十四卷

文學類八

論文

博物

書畫

第五十五卷

武功類一

名將

馭將

論將

遣將

第五十六卷

武功類二

論兵

第五十七卷

武功類三

兵制

軍法

伐國

出師

第五十八卷

武功類四

偵國

料敵

料事

料人

討賊

第五十九卷

武功類五

弭盜

定亂

折奸

問罪

不受叛人

第六十卷

武功類六

諫止征伐

說止征伐

第六十一卷

武功類七

戰略一

第六十二卷

武功類八

戰略二

軍儲

屯田

馬政

第六十三卷

武功類九

謀計

不能用謀附

從衆

第六十四卷

武功類十

攻守

第六十五卷 武功類十一

教士卒 歸附

得人心 處勝

約降 不可特附

輕敵 驕兵 縱敵 無備附

第六十六卷 武功類十二

請救 邨隣

襲國 反間

駕禍

縱橫

第六十七卷 武功類十三

游說

第六十八卷 邊塞類一

禦夷一

第六十九卷 邊塞類二

禦夷二

第七十卷 邊塞類三

論邊

第七十一卷 刑法類一

刑法

第七十二卷 刑法類二

執法 斷獄

第七十三卷 刑法類三

訟罪 贖罪

赦罪

第七十四卷 工虞類

治河 築城

宮室 道路

漁獵

第七十五卷 天類一

天文

第七十六卷 天類二

時令 曆

第七十七卷 天類三

祥瑞

災異一

第七十八卷 天類四

災異二

第七十九卷 地類一

形勝 山川 游覽附

建都 實京師附

第八十卷 地類二

封建

第八十一卷 人倫類一

君臣

父子 母子 教子 孝附

兄弟

第八十二卷 人倫類二

宗族 門第附

賢婦 妬附

老 幼

第八十三卷 人倫類三

師

友 納交 交驩 知己 故舊 規戒

第八十四卷 人品類一

論人

第八十五卷 人品類二

忠節

第八十六卷 人品類三

義烈 節士

豪俠

刺客

第八十七卷

人品類四

隱逸

高士

第八十八卷

人品類五

讓國

讓官

第八十九卷

人事類一

言行

君子

仁

義

守禮

知

言

廉

小廉附

謙

慎

長厚

雅量

忍辱附

反質

質行

持重

專一

陰德

存孤附

第九十卷

人事類二

正直

公

明察

先見

見幾

審微

善處事



第九十一卷 人事類三

警戒 斷不斷

改過 悔過 訟過附 分過

使過 除奸 除奸不盡附

奸邪 除奸 除奸不盡附

第九十二卷 人事類四

壅蔽 內批附 讒佞

爭訟 賄賂

趨附 巧詐 傾危附

驕矜 輕侮

盛滿 蒸淫

謀逆

第九十三卷 人事類五

寬猛 剛柔

喜怒 德怨

貧富 憂樂

毀譽 輕重

奢儉

第九十四卷 道術類一

道德 養生

達生

第九十五卷 道術類二

關異端

佛

墨

第九十六卷 道術類三

老莊

方術

圖緯

禍福

咎徵

第九十七卷 道術類四

鬼神

巫祝

妖怪

醫

卜

相

釣

射

博奕

第九十八卷 物類

飲食

衣服

錢

寶

琴

鼎

酒

御馬

第九十九卷 雜言類一

似是

浮辨

無用

貴因

自然

古道不可用

意有所移

明有所蔽

人各有能有不能

精誠所動

務大

第一百卷

雜言類二

雜言

先兄琢菴先生弱冠讀中秘書輒厭薄青藻留志  
經濟與同館于公下帷讀史時瑗從先生問字

窺帷中每有劄記必刻截置笥篋餘即棄去及讀  
他書亦然閱數年笥篋漸滿遂分類目手自綴演  
成數十編散置几案間若將更有論著問其故則  
曰是皆鉅政宏議足裨經濟者瑗方學治經生言  
不及更問旋晉宮坊侍經幄政府咨詢四方質問  
徃徃及之迄無寧晷又善病編上塵積矣乙未瑗  
俛售南宮則指是編語瑗曰小子及此時竟成吾  
志矣俄又領州楚晉簿書牛馬之不給遑問管石  
間事會虎林鄭生之惠過北海從先生問字先生  
與抵掌千古及當世務甚愜因出跡是編欲廣陸

文裕同異錄之意節採編中政最鉅論最暢者稍  
爲論著成一家言并以錄授生生信宿去亦困經  
生言未有以報而先生起家自少宰拜大宗伯矣  
會百官入計事青社甫建業身任之取所劄記者  
稍稍見行事其有不合危坐極思達旦不寐一二  
鉅典次第舉而精已耗亡時瑗自澤州入佐司農  
鄭侍先生牀第間猶日是編相屬俄疾革矣瑗適  
有浙省監兌役因護喪歸哀事抱遺編入虎林及  
鄭生圖之生曰先生手澤依然何忍便加點綴即  
其已何能起先生九原而質同異是爲吾輩  
非先生遺書也曷取傳是編人間當不乏同志代  
興者則先生半生苦心不孤矣瑗然之相與整齊  
其緒釐爲百卷屬總類其上以便編檢間遇一事  
數見者稍芟其複副墨將半以質侍御周公公爲  
先生所舉士趨取卒業手定編次捐四十萬錢屬  
嘉禾曹理君遍告同舉諸君而以剗刷役屬仁和  
吳令君及鄭生董焉令君就鄭生所肄業南屏山  
開局鳩工簿書稍暇躬詣督校凡六閱月瑗及瓜  
當代生以刻成編目來幾十之八矣千金之役千  
指之役亦千日之役咄嗟而就綴演之牘登之殺

青塵莽之漬煥之縹緗先生不亡是在諸君矣籌  
燈展讀述其顛末潛然出涕嗟夫先生自弱冠有  
經濟之志而不克竟其用有經濟之編而不克竟  
其志人不可以無年信夫  
萬曆甲辰歲冬至前十日北海馮瑗謹識時舟次  
浙餘不溪

經濟類編卷一

明北海馮琦集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帝王類

君道 二十四則

周亢倉楚君道篇 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  
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擾之謂之天子天子之動也以  
全天氣故此官之所以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

代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家生剔失所以為立之本矣  
草鬱剔為腐樹鬱剔為蠹人鬱剔為病國鬱剔百慝  
竝起危亂不禁所謂國鬱者主惠不下宣人欲不上  
達也是故聖王貴忠臣正士為其敢直言而決鬱塞  
也尅已復禮賢良自至君耕后飢蚕蒼生自化由是  
言之剔賢良正可待不可求求得非賢也蒼生正可  
化不可刑刑行非理也堯舜有為人主之勤无為人  
主之欲故天下各得濟其欲有為人主之位无為人  
主之心故天下各得肆其心士有天下人愛之而主  
不愛者有主獨愛之而天下人不愛者用天下人心

者剔天下安用主獨愛者剔天下危人主安可以自  
放其愛憎哉由是重天下者當制其情所謂天下者  
謂其有奪萬物也所謂有邦國者謂其有人眾也夫  
國以人為本人安剔國安故憂國之主務求理人之  
術玉之所以難辨者謂其有怪石也金之所以難辨  
者謂其有鍤石也今夫以隼翼而被之鷄視不明者  
正以為隼明者視之乃鷄也今夫小人多誦經籍方  
書或學竒技通說而被以青紫章服使愚者駐聽而  
眎之正為君子明者駐而眎之乃小人也故人主誠  
明以言取人理也才取人理也以行取人理也人

主不明以言取人亂也以才取人亂也以行取人亂也夫聖人之用人也貴耳不聞之功目不見之功口不可道之功而百姓暢然自理矣若人主貴耳聞之功剽天下之人運貨逐利而市譽矣貴目見之功則天下之人恢形異執而爭進矣貴可道之功剽天下之人習舌調吻而飾辭矣使天下之人市譽爭進飾辭見達則政敗矣人主皆知鏡之明已也而惡士之明已也鏡之明已也功細士之明已也功大知其細失其大不知類矣於虜人主清心省事人臣恭儉守職太平立致矣而代主或難之吾所不知也若人主

方寸之地不明不斷剽天地之宜四海之內動植之類咸失其道矣以耳目取人者官多而政亂以心慮取人者官少而政清是知循理之代務求不可見不可聞之材澆危之代務取可聞可見之材於虜人主豈知哉以耳目取人人皆數寇攘以買譽以心慮取人人皆靜正以勤德吏靜正以勤惠則不言而自化吏數寇以買譽則刑之而不審畏代主豈不知哉荀况君道篇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

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爲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斗斛敦槩者所以爲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鄙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民今人主有大患使賢者爲之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修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故人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是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辨說足以解

煩其智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君然而應薄扞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具知隆禮義之爲尊君也知好士之爲美名也知愛民之爲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爲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爲長功也知務本禁末之爲多材也知無與下爭之爲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稱用之爲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也能論官此三材者是人主之道也

莊周天道篇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



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爲也昧  
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  
物無足以鏡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髮眉平中准  
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  
地之鑿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天  
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  
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爲無  
爲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爲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  
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爲者萬物之本也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爲宗以道德爲主以無爲爲

常無爲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爲也則爲天下用而  
不足故古之人貴夫無爲也上無爲也下亦無爲也  
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爲也上亦  
有爲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  
爲而用天下下必有爲爲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故  
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  
不自說也能雖窮海內不自爲也天不產而萬物化  
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爲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  
天莫富於地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  
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羣之道也本在於上末在於

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  
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  
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毛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經隆  
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  
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君  
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  
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  
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  
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  
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况人道乎

宗廟尚親朝廷尚爵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  
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  
取道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  
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  
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  
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  
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  
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  
以此脩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  
也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

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迂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泐數度形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蓄下也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教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曰美則美也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

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矣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為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

經義類編卷一  
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管仲君臣篇 是故君人也者無貴如其言臣人也者無愛如其力言下力上而臣主之道畢矣是故主畫之相守之相畫之官守之官畫之民役之則又有符節印璽典法策籍以相揆也此明公道而滅姦偽之術也論材量能謀德而舉之上之道也專意一心守職而不勞下之事也為人君者下及官中之事則有司不任為人臣者上共專於上則人主失威是故

有道之君正其德以蒞民而不言智能聰明者上之道也上之人明其道下之人守其職上下之分不同任而復合爲一體是故知善人君也身善人役也君身善則不公矣人君不公嘗惠於賞而不忍於刑是國無法也治國無法則民朋黨而下比飾巧以成其私法制有常則民不散而上合竭情以納其忠是以不言智能而順事治國患解大臣之任也不言於聰明而善人舉姦偽誅視聽者衆也是以爲人君者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也選賢論材而待之以法舉而得

其人坐而收其福不可勝收也官不勝任奔走而奉其敗事不可勝救也而國未嘗乏於勝任之士上之明適不足以知之是以明君審知勝任之臣者也故曰主道得賢材遂百姓治治亂在主而已矣故曰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於民是以上及下之事謂之矯下及上之事謂之勝爲上而矯悖也爲下而勝逆也國家有悖逆反忤之行有土主民者失其紀也將與之惠厚不能供將殺之嚴威不能振嚴威不能振惠厚不能供聲實有

也有善者不留其賞故民不私其利有過者不留其罰故民不疾其威威罰之制無踰於民則人歸親于上矣如天雨然澤下尺生上尺是以官人不官事人不事獨立而無稽者人主之位也先王之在天下也民比之神明之德先王善牧之於民者也夫民別而聽之則亂合而聽之則聖雖有湯武之德復合於市人之言是以明君順人心安情性而發於衆心之所聚是以令出而不稽刑設而不用先王善與民爲一體與民爲一體則是以國守國以民守民也然則民不便爲非矣雖有明君百步之外聽而不聞間之

堵牆窺而不見也而名爲明君者君善用其臣臣善納其忠也

七臣七主嘉或以平虛請論七主之過得六過一  
是以還言並以知得失以繩七臣得六過一  
是嗚呼美哉成事矣甲主任勢守數以爲常周聽近遠以續  
明皆要審別法令固賞罰必則下服度不備待而得  
和則民反素也惠主豐賞厚賜以竭藏赦之縱過以  
傷法藏竭則主權衰法傷則姦門開故曰素則及敗  
矣侵主好惡及法以自傷喜決難知以寒則後犯而  
小察事無常而法令申不許午則國失勢甚主日

伸五色耳常五聲四隣不計司聲不聽則臣下恣行  
而國權大傾不許則所惡及身勞主不明分職上下  
相干臣主同則刑振以豐豐振以刻去之而亂臨之  
而殆則後世何得振主喜怒無度嚴誅無赦臣下振  
怒不知所錯則人反其故不許則法數日衰而國失  
固芒主通人情以質疑故臣下無信盡自治其事則  
事多多則昏昏則緩急俱植不許則見所不善餘力  
自失而罰故主虞而安吏肅而嚴民樸而親官無邪  
吏朝無姦臣下無侵爭世無刑民

心術篇 心之在體君之位也九竅之有職官之分

也。心處其道，九竅循理，嗜欲克溢，目不見色，耳不聞聲。故曰：上離其道，下失其事。毋代馬走，使盡其力；毋代鳥飛，使弊其羽翼。毋先物動，以觀其則；動則失位，靜乃自得。道不遠而難極也，與人並處而難得也。虛其欲，神將入舍；掃除不潔，神乃留處。人皆欲智而莫索其所以智乎？智乎？智乎？投之海外，無自奪求之者，不得處之者。夫正人無求之也，故能虛無。虛無無形，謂之道。化育萬物，謂之德。君臣父子人間之事，謂之義。登降揖讓，貴賤有等，親疏之體，謂之禮。簡物小未，一道殺僂，禁誅謂之法。大道可安而不可說，直人之

言不義不顧，不出於口，不見於色。四海之人又孰其則？天曰：虛地曰：靜。乃不伐，潔其宮，闢其門，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紛乎其若亂，靜之而自治。強不能徧立，智不能盡謀。物固有形，形固有名，名當謂之聖人。故必知不言無爲之事，然後知道之紀。殊形異執，不與萬物異理，可以爲天下始人之可殺。以其惡死也，其可不利以其好利也。是以君子不怵乎好，不迫乎惡，恬愉無爲，去智與故，其應也非所設也。其動也非所取也。過在自用，罪在變化。是故有道之君，其處也若無知，其應物也若偶之。靜因之道也。

牧民篇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日如月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察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水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慶言不汝功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賢王天下無位思無君以使之天下不患無財思無人以

分之故知時者可立以為長無私者可置以為政

於時察於用而能備官者可奉以為君也 緩者必

于事矣于財者失所親信小人者失士

水地篇 地者萬物之本原諸生之根莖也美惡賢

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氣如筋脉之通流

者也故曰水具材也何以知其然也曰夫水淖弱以

濟而好灑人之惡仁也視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

使概至滿而止正也唯無不流至平而止義也人皆

赴高已獨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

水以為都居準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質



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萬物之準也諸生之淡也違非得失之質也是以無不滿無不居也集於天地而藏於萬物產於金石集於諸生故曰水神集於草木根得其度華得其數實得其量鳥獸得之形體肥大羽毛豐茂文理明著萬物莫不盡其幾反其常者水之內度適也

呂覽園道篇 天道園地道方聖王法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說天道之園也精氣一上一下園周復雜無所稽留故曰天道園何以說地道之方也萬物殊類殊形皆有分職不能相為故曰地道方主執園

方方園不易其國乃昌日夜一周園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軫與角屬園道也精行四時一上一下各與遇園道也物動則萌萌而生生而長長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殺殺乃藏園道也雲氣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輟水泉東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漏小為大重為輕園道也黃帝曰帝無常處也有處者乃無處也以言不刑蹇園道也人之竅九一有所居則八虛八虛甚久則身斃故唯而聽唯止聽而視聽止以言說一一不欲留留運為敗園道也一也齊至貴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終而萬物以為宗聖

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以出號令令出於主口  
官職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瀰於民心遂於  
四方還周復歸至于主所園道也令園則不可善  
不善無所擁矣無所擁者主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  
所以爲命也賢不肖安之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體  
四枝其能使之也爲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則形  
體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號令不感則不得而使矣  
有之而不使不若無有主也者使非有者也舜禹湯  
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則分定分定  
則下不相隱堯舜賢主也皆以賢者爲後不肯與其

子孫猶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  
矣而與其子孫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亂之也何  
哉其所欲者之遠而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無不  
應也其分審也宮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勻不  
可以相違此所以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  
官各處其職治其事以待主主無不安矣以此治國  
國無不利矣以此備患患無由至矣

審分篇 凡人主必審分然後治可以至姦僞邪辟  
之塗可以息惡氣苛疾無自至夫治身與治國一理  
之術也今以衆地者公作則遲有所匿其力也分地

則速無所匿遲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則臣有所匿其邪矣主無所避其累矣凡爲善難任善勿奚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則是與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車無去車則衆善皆盡力竭能矣諂諛諛賊巧佞之人無所竄其姦矣堅窮廉直忠敦之士畢競勸騁騫矣人主之車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則四極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奪其智能多其教詔而好自以若此則百官恟擾少長相越萬邪竝起權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也

亡國之風也主良之所以使馬者約審之以控其轡而四馬莫敢不盡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轡其轡何如正名審分是治之轡已故按其實而審其名以求其情聽其言而察其類無使放悖夫名多不當其實而事多不當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審名分也不審名分是惡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堯舜之臣不獨義湯禹之臣不獨忠得其數也桀紂之臣不獨鄙幽厲之臣不獨辟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則名馬求馬則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誹怨矣牛馬必擾亂

矣百官衆有司也萬物群牛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職而數用刑罰亂莫大焉夫說以智通而實以過悅譽以高賢而克以卑下贊以潔白而隨以汙德任以公法而處以貪枉用以勇敢而墮以罷怯此五者皆以牛爲馬以馬爲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則人主憂勞勤苦而守職煩亂悖逆矣國之亡也名之傷也從此生矣白之顧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義耶故至治之務在於正名名正則人主不憂勞矣不憂勞則不傷其耳目之主問而不詔知而不爲和而不矜成而不處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

無肯爲使清靜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者乎無窮譽流乎無止此之謂定性於大湫命之曰無有

君守篇 得道者必靜靜者無知知乃無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謂之爲外欲不入謂之閉既扃而又閉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繩不以正天之

大靜既靜而又寧可以爲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實莫得窺乎鴻範曰惟天陰隲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故曰不出於戶而知天下不窺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故博聞之人

疆識之士闕矣事耳目深思慮之務敗矣堅白之察無厚之辯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爲者所以爲之也此之謂以陽召陽以陰召陰東海之極水至而反夏熱之下化而爲寒故曰天無形而萬物以成至精無象而萬物以化大聖無事而千官盡能此乃謂不教之教無言之詔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當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無當爲當以無得爲得者也當與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爲君者無識其次無事有識則有不備矣有三則有不恢矣不備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列之也

從來也今之爲車者數官然後成夫國豈特爲車哉衆智衆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車也夫一能應萬無方而出之務者唯有道者能之魯鄙人遺宋元王閉元王號令於國有巧者皆來解閉人莫之能解兒說之弟子請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問之魯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爲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爲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兒說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鄭大師文終日鼓瑟而興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窮也故若大師文者

以其獸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慮自心傷也智差自亡也奮能自殃其有處自狂也故至神逍遙倏忽而不見其容至聖變習移俗而莫知其所從離世別群而無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則姦邪之情得而險陂讒慝諂諛巧佞之人無由入凡姦邪險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為人主好以已為則守職者舍職而阿主之為矣阿主之為有過則主無以責之則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動者靜宜靜宜動也尊之為卑卑之為尊從此生矣此國之所以之而敵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車卷頤作書后稷

作稼臯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憂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彊此之謂全人

任數篇 凡官者以治為任以亂為罪今亂而無責則亂愈長矣人主以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奮人臣以不爭持位以聽從取容是君代有司為有司也是臣得後隨以進其業君臣不定耳雖聞不可以聽目雖見不可以視心雖知不可以舉勢使之也凡耳之聞也藉於靜目之見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則上之三官者廢矣亡國之主其耳非不可以

聞也其目非不可以見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  
擾亂上下不分別雖聞曷聞雖見曷見雖知曷知馳  
騁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則不知不知  
則不信無骨者不可令知氷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  
則災無由至矣且夫耳目智巧固不足恃惟脩其數  
行其理爲可韓昭釐侯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  
釐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釐侯曰是非嚮者  
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  
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  
耳之聽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

以其言之當也故曰去聽無以聞則聰去視無以見  
則明去智無以知則公去三者不任則治三者任則  
亂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  
知識甚闕其所以聞見甚淺以淺闕博居天下安殊  
俗治萬民其說固不行十里之間而耳不能聞帷墻  
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至  
開梧南撫多顛西服壽靡北懷儋耳若之何哉故君  
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亂安危存亡其道固無二  
也故至智棄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無言無思靜以  
待時時至而應心暇者勝凡應之理清淨公素而正

始卒焉此治紀無唱有和無先有隨古之王者其所  
爲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爲者臣道也爲則擾矣  
因則靜矣因冬爲寒因夏爲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  
無知無爲而賢於有知有爲則得之矣有司請事於  
齊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父若  
是三習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爲君桓公曰  
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爲其不易也桓  
公得管子事猶大易又况於得道術乎孔子窮乎陳  
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  
饜之幾熟孔子望見顏回攬其甕中而食之選問食  
孰謁孔子而進食孔子佯爲不見之孔子起曰今者  
夢見先君食潔而後饋顏回對曰不可嚮者煤室入  
甕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  
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足恃弟子記  
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難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難  
也

知度篇

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則愚

拙者請矣巧智者詔矣詔多則請者愈多矣請者愈  
多且無不請也主雖巧智未無不知也以未無不知  
應無不請其道固窮爲人主而數窮於其下將何以



君人乎窮而不知其窮其患又將反以自多是之謂  
重塞之主無存國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爲責而不  
詔去想去意靜虛以待不伐之言不奪之事督名審  
實官使自司以不知爲道以柰何爲實堯曰若何而  
爲及日月之所燭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  
何而治青丘化九陽奇怪之所際趙襄子之時以任  
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  
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  
未之目耶爲中大夫若此其見也非晉國之故襄子  
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吾又耳而目之  
矣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子何爲任人則賢者畢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  
能用之用之而與不知者議之也絕江者託於船致  
遠者託於驥霸王者託於賢伊尹呂尚管夷吾百里  
奚此霸王者之船驥也釋父兄與子弟非疏之也任  
庖人釣者與仇人僕虜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  
道不得不然也猶大匠之爲宮室也量小大而知材  
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數矣故小臣呂尚聽而天下知  
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聽而天下知齊秦之霸  
也豈特驥遠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國者亦有人

桀用羊辛紂用惡來宋用馭唐齊用蘇秦而天下甚  
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長  
也射魚指天而欲發之當也舜禹猶若困而况俗主  
乎

分職篇 先王用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者也  
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衆智也智反無  
能故能使衆能也能執無爲故能使衆爲也無智無  
能無爲此君之所執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  
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爲彊爲此處人臣之職也  
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爲武王之佐五

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  
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已有之通乎君道  
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  
辯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  
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  
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  
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衆能與衆  
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使之也譬  
之若爲宮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  
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巧匠爲宮室爲

圓必以規爲方必以矩爲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不  
知規矩繩墨而賞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  
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  
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爲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  
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國家之所以危  
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  
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  
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  
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  
無費乎郵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

用非其有白公勝得荆國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  
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  
公又不能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出高庫  
之兵以賦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  
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爲人又不能自爲可  
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臯之愛其子也衛靈公天  
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  
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  
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  
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

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有度篇 賢主有度而聽故不過有度而以聽則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審也客有問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堯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已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雖知之奚道知其不爲私季子曰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當無私矣夏不衣裘非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簞非愛簞也清有餘也聖人之不爲私也非愛貴也節乎已也節已雖貪汙之心猶若止又况乎聖人許由非彊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則貪汙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屬充滿天下皆以仁義之術教導於天下然而無所行教者術猶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

何也仁義之術外也夫以外勝內匹夫徒步不能行  
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義之術自行矣  
先王不能盡知執一而萬物治使人不能執一者物  
感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繆去德之累通道之  
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動色理氣意六  
者繆心者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  
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蕩乎胸中則正  
正則靜靜則清明清明則虛虛則無爲而無不爲也  
賈誼連語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  
道棄義釋敬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

其背之也不約而若期夫爲人主者誠柰何而不真  
哉紂將與武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  
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于寢廟之上身闕而死  
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  
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履其腎踐其肺履其肝  
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捧帷而入提擲  
之者猶未肯止可悲也夫執爲民主直與民爲讐殃  
忿若此夫民尚踐盤其軀而况有其民政教乎羞甚  
臣竊聞之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  
無傷夫牛之爲胎也細若麤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

故小惡大惡一類也過敗雖小皆紂之罪也周諺曰  
前車覆而後車戒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  
可不察也梁嘗有疑獄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  
雖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  
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  
當罪半以爲不當罪雖寡人亦疑爲吾決是柰何朱  
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有二白璧其色相  
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  
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  
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

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人  
說以臣誼竊觀之墻薄則亟壞繒薄則亟裂器薄則  
亟毀酒薄則亟酸夫薄而可以曠日持久者殆未有  
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以爲厚之而可耳抑  
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有下主者上主  
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以引而下不可  
引而上中主者可以引而上可以引而下故上主者  
堯舜是也夏禹舜后稷與之爲善則行鯀謹堯欲引  
而爲惡則誅故可與爲善而不可與爲惡下主者桀  
紂是也隰侯惡來進與爲惡則行比干龍逢欲引而

爲善則誅故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所謂中主者  
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監貂易牙則  
餓死胡官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主也賢人必  
合而不宜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也若材性下  
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又不可勝憂  
矣故其可憂者唯中主爾又似練絲染之藍則青染  
之緇則黑無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曰芘  
芘棫樸薪之類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  
以善趨也故臣竊以爲練左右急也

主術訓

古之王者冕而前旒所以

續塞耳所以掩聰天子外屏所以自障故所理者  
則所在者邇所治者大則所守者少夫目妄視則淫  
耳妄聽則惑口妄言則亂夫三關者不可不慎守也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神不馳於胸中智不出於  
四域懷其仁誠之心甘雨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長  
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  
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寒暑不能傷  
遷延而入之養民以公其民樸重端慤不忿爭而財  
足不勞形而功成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和同是故威  
厲而不殺刑錯而不用法省而不煩故其化如神其

地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至暘谷西至三危莫不聽  
從當此之時法寬刑緩囹圄空虛而天下一俗莫懷  
姦心末世之政則不然上好取而無量下貪狼而無  
讓民貧苦而忿爭事力勞而無功智詐萌興盜賊滋  
彰上下相怨號令不行執政有司不務反道矯拂其  
本而事脩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爲治無  
以異於執彈而來鳥捩稅而狎犬也亂乃逾甚夫水  
濁則魚噞淹政苛則民亂故夫養虎豹犀象者爲之  
圈檻供其嗜欲適其饑飽違其怒恚然而不能終其  
天年者形有所劫也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上多事

則下多態上煩擾則下不定上多求則下交爭不直  
之於本而事之於末譬猶揚堞而弭塵抱薪以救火  
也夫疾呼不過聞百步志之所在踰于千里冬日  
之陽夏日之陰萬物歸之而莫使之然故至精之像  
弗招而自來不麾而自往窈窈冥冥不知爲之者誰  
而功自成智者弗能誦辯者弗能形昔孫叔敖恬卧  
而郢人無所害其鋒市南宜遼弄丸而兩家之難無  
所關其辭鞅韜鐵鎧瞋目扼擊其於以御兵刃縣矣  
券契束帛刑罰斧鉞其於以解難薄矣待日而照見  
待言而使令其於爲治難矣蘧伯玉爲相子貢往觀



之曰何以治國曰以弗治治之簡子欲伐衛使史黯  
往覲焉還報曰蘧伯玉爲相未可以加兵固塞險阻  
何足以致之故臯陶瘖而爲大理天下無虐刑有貴  
于言者也師曠瞽而爲太宰晉無亂政有貴于見者  
也君人者其猶射者乎於此毫末於彼尋常矣故  
慎所以感之也夫榮啟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  
和鄒忌一徽而威王終夕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  
音聲而能使人爲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  
俗者其誠心弗施也甯戚商歌車下桓公喟然而寤  
夫至精入人深矣故曰樂聽其音則知其俗見其俗

則知其化孔子學鼓琴於師襄而論文王之志見  
以知明矣延陵季子聽魯樂而知殷夏之風論近以  
識遠也作之上古施及千歲而文不滅况於竝世化  
民乎湯之時七年旱以身禱於桑林之際而四海之  
雲湊千里之雨至抱質效誠感動天地神諭方外令  
行禁止豈足爲哉夫舟浮於水車轉於陸此勢之  
自然也木擊折轆水戾破舟不然木石而罪巧拙者  
知故不載焉是故道有智則惑德有心則險心有目  
則眩兵莫憐於志而莫邪爲下寇莫大於陰陽而抱  
鼓爲小今夫權衡規矩一定而不易不爲秦楚變節

不爲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萬世傳之而以無爲爲之故國有亡主而世無廢道人有困窮而理無不通由此觀之無爲者道之宗故得道之宗應物無窮任人之才難以至治湯武聖主也而不能與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騎驪馬而服駒駘孔墨博通而不能與山居者入榛薄險阻也由此觀之則人知之於物也淺矣而欲以徧照海宇存萬方不因道之數而專已之能則其窮不達矣故智不足以治天下也桀之力制箠作鈎索鐵欵金椎移大犧水殺龜鼉陸捕熊

熊然湯革車三百乘困之鳴條擒之焦門由此觀之勇力不足以持天下矣智不足以爲治勇不足以爲強則人材不足任明也而君人者不下廟堂之上而知四海之外者因物以識物因人以知人也故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爲則無不成也埴井之無龜鼉隘也園中之無竹木小也夫舉重鼎者力少而不能勝也及至其移徙之不待其多力者故干人之羣無絕梁萬人之聚無廢功夫華騮綠耳一日而至于千里然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鳴夜撮蚤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

夫騰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獲得木而捷魚得水而驚故古之爲車也漆者不畫鑿者不斲工無二伎士不兼官各守其職不得相姦人得其宜物得其安是以器械不苦而職事不媿夫責少者易償職寡者易守任輕者易權上操約省之分下效易爲之功是以君臣彌久而不相厭是故重爲惠若重爲暴則治道通矣爲惠者尚布施也無功而厚賞無勞而高爵則守職者懈於官而游居者墜於進矣爲暴者妄誅也無罪者而死亡行直而被刑則脩身者不勸善而爲邪者輕犯上矣故爲惠者生女而爲暴者生

亂姦亂之俗亡國之風是故明王之治國有誅者而主無怒焉朝有賞者而君無與焉誅者不怨君罪之所當也賞者不德上功之所致也民知誅賞之來皆在於身也故務功脩業不受贖於君是故朝廷蕪而無迹田野辟而無草故太上下知有之今夫橋直植立而不動俛仰取制焉人主靜權而不躁百官得脩焉譬如軍之持麾者妄指則亂矣慧不足以大寧智不足以安危與其譽堯而毀桀也不如掩聰明而反脩其道也清淨無爲則天與之時廉儉守節則地生之財處愚稱德則聖人爲之謀是故下者萬物歸之

虛者天下遺之夫人主之聽治也清明而不闇虛心而弱志是故羣臣輻湊並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於是乃始陳其禮建以爲基是乘衆勢以爲車御衆智以爲馬雖幽野險塗則無由惑矣人主深居隱處以避燥溼閨門重襲以避姦賊內不知閭里之情外不知山澤之形帷幕之外目不能見十里之前耳不能聞百步之外天下之物無不通者其灌輸之者大而斟酌之者衆也文王智而好問故聖武王勇而好問故勝夫乘衆人之智則無不任也用衆人之力則無不勝也千鈞之重烏獲不能舉也衆人相

一則百人有餘力矣是故任一人之力者則烏獲不足恃乘衆人之制者則天下不足有也禹決江疏河以爲天下興利而不能使水西流稷辟土墾章以爲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其勢不可也夫載重而馬羸雖造父不能以致遠車輕馬良雖中工可使追速是故聖人舉事也豈能拂道理之數詭自然之性以曲爲直以屈爲伸哉未嘗不因其資而用之也是以積力之所舉無不勝也而衆智之所爲無不成也聾者可令嚙筋而不可使有聞也瘖者可使守圉而不可使言也形有所不周而能有

所不容也是故有一形者處一位有一能者服一事力勝其任則舉之者不重也能稱其事則爲之者不難也毋小大脩短各得其宜則天下一齊無以相過也聖人兼而用之故無棄才夫寸生於稌稌生於日日生於形形生於景此度之本也樂生於音音生於律律生於風此聲之宗也法生於義義生於衆適衆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故通於本者不亂於末覩於要者不惑於詳法者非天墮非地生發於人間而反以自正是故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所謂亡國非無君也無法也變法者非無法也有法者而不用與無法等是故人主之立法先自爲檢式儀表故令行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則制於螻蟻離其居也獲狔失木而擒於狐狸非其處也君人者釋所守而與臣下爭則有司以無爲持位守職者以從君取容是以人臣藏智而弗用反以事轉任其上矣夫貴富者之於勞也達事者之於察也驕恣者之於恭也勢不反君君人者不任能而好自爲之則智日困而自負其責也數窮

於下則不能伸理行墮於國則不能專制智不足以爲治威不足以行誅則無以與天下交也喜怒形於心者欲見於外則守職者離正而阿上有司枉法而從風賞不當功誅不應罪上下離心而君臣相怨也是以執政阿主而有過則無以責之有罪而不誅則百官煩亂智弗能解也毀譽萌生而明不能照也不正本而反自然則人主逾勞人臣逾逸是猶代庖宰剥牲而爲大匠斲也與馬競走筋絕而弗能及上車執轡則馬死於衡下故伯樂相之王良御之明主乘之無御相之勞而致千里者乘於人資以爲羽翼也

枝不得大於榦末不得強於本則輕重大小有以相制也若五指之屬於臂搏援攫捷莫不如志言以小屬於大也是故得勢之利者所持甚小其存甚大所守甚約所制甚廣是故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巨小足哉所居要也孔丘墨翟脩先聖之術通六藝之論口道其言身行其志慕義從風而爲之服役者不過數十人使居天子之位則天下徧爲儒墨矣楚莊王傷文無畏之死於宋也奮袂而起衣冠相連於邊遂成軍宋城之下權柄重也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國效之趙武靈王貝

帶鷓鴣而朝趙國化之使在匹夫布衣雖冠獬冠帶  
貝帶鷓鴣而朝則不免爲人笑也夫民之好善樂正  
不待禁誅而自中法度者萬無一也下必行之令從  
之者利逆之者凶日陰未移而海內莫不被繩矣故  
握劍鋒以離北宮子司馬蒯賁不使應敵操其觚招  
其末則庸人能以制勝今使烏獲藉蕃從後牽牛尾  
尾絕而不從者逆也若指之桑條以貫其鼻則五尺  
童子牽而周四海者順也夫七尺之撓而制船之左  
右者以水爲資天子發號令行禁止以衆爲勢也夫  
防民之所害開民之所利威行也若發城尖塘故循

流而下易以至背風而馳易以遠桓公立政去食肉  
之獸食粟之鳥係罝之網三舉而百姓說紂殺王子  
比干而骨肉怨斲卓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  
天下失矣故義者非能徧利天下之民也利一人而  
天下從風暴者非盡害海內之衆也害一人而天下  
離叛 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多  
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患未生備禍未發戒過  
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俗  
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輳而爲之轂智欲圓者  
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並

興莫不嚮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汚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運於旋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也志大者無不懷也知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古者天子聽朝公卿正諫博士誦詩瞽箴師誦庶人傳語史書其過宰徹其膳猶以爲未足也故堯置敢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湯有司直之人武王立戒慎之鞀過若毫釐而旣已備之也夫聖人之於善也無小而弗與於過也無微而不改堯舜禹湯文武皆坦然天下而南面焉當此之時馨羔鼓而食奏雍而徹已飯而祭竈行不用巫祝鬼神弗敢崇山川弗敢禍可謂至貴矣然而戰戰慄慄日慎一日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心小矣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其斯之謂歟武王伐紂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朝成湯之廟解箕子之囚使各處其宅田其田無故無新惟賢是親用非其有使非其人晏然若故有之由此觀之則聖人之志大也

經義類編卷一



文王周觀得失徧覽是非堯舜所以昌桀紂所以亡者皆著於明堂於是略智博問以應無方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智圓矣成康繼文武之業守明堂之制觀存亡之迹見成敗之變非道不言非義不行言不苟出行不苟爲擇善而後從事焉由此觀之則聖人之行方矣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國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組醜以成王道論亦博矣然而圍於匡顏色不變絃歌不輟臨死亡之地犯

患難之危據義行理而志不懾分亦明矣然爲魯司寇聽獄必爲斷作爲春秋不道鬼神不敢專已夫聖人之智固已多矣其所守者約故舉而必榮愚人之智固已少矣其所事者多故動而必窮矣吳起張儀智不若孔墨而爭萬乘之君此其所以車裂支解也夫以正教化者易而必成以邪巧世者難而必敗凡將設行立趣於天下捨其易成者而從事難而必敗者愚惑之所致也凡此六反者不可不察也 人之情不能無衣食衣食之道必始於耕織萬民之所公見也物之若耕織者始初甚勞終必利也衆愚人之

所見者寡事可權者多愚之所權者少此愚者之所  
多患也物之可備者智者盡備之可權者盡權之此  
智者所以寡患也故智者先忤而後合愚者始於樂  
而終於哀今日何爲而榮乎旦日何爲而義乎此易  
言也今日何爲而義旦日何爲而榮此難知也問瞽  
師曰白素何如曰縞然曰黑何若曰黠然援白黑而  
示之則不處焉人之視白黑以目言白黑以口瞽師  
不以言白黑無以知白黑故言白黑與人同其別白  
無與人異

天子之位布德施惠遠而逾明十二牧方三

人出舉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訟獄而  
失職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以入告乎天子天子於其  
君之朝也揖而進之曰意朕之政教有不得者歟何  
其所臨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者有訟獄而失職  
者有賢才而不舉者也其君歸也乃召其國大夫告  
用天子之言百姓聞之皆喜曰此誠天子也何居之  
深遠而見我之明也豈可欺哉故牧者所以辟四門  
明四目達四聰也是以近者親之遠者安之詩曰柔  
遠能邇以定我王此之謂矣

成王封伯禽爲魯公告之曰爾知爲人上之道乎凡

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之門搏節  
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其辭乃  
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不親  
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視以服清白上通  
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

魏武侯問元年於吳子吳子對曰言國君必慎始也  
慎始柰何曰正之正之柰何曰明智智不明何以見  
正多聞而擇焉所以明智也是故古者君始聽治大  
夫而一言士而一見庶人有謁必達公族請問必語  
四方至者勿距可謂不壅蔽矣分祿必及用刑必中

君心必仁思君之利除民之害

不失民衆

身必正近臣必選大夫必兼官執事

柄者不在一族

可謂不權勢矣此皆春秋之意而元年之本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人君之道何如對曰人君之道  
清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  
不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  
屢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平公曰善

仲尼見梁君梁君問仲尼曰吾欲長有國吾欲列都  
之得吾欲使民安不惑吾欲使士竭其力吾欲使日  
月當時吾欲使聖人自來吾欲使官府治爲之柰何

仲尼對曰千乘之君萬乘之主問於丘者多矣未嘗有如主君問丘之術也然而盡可得也丘聞之兩君相親則長有國君惠臣忠則列都之得毋殺不辜毋釋罪人則民不惑益士祿賞則竭其力尊天敬鬼則日月當時善爲刑罰則聖人自來尚賢使能則官府治梁君曰豈有不然哉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非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矣書曰睿作聖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世保之宣王曰善

唐太宗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衆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欲輻湊攻之各求自售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亡隨之此其所以難也

程顥論君道疏 臣伏謂君道之大在乎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故在乎君志先定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也夫義理不先盡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惟在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

牽制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自知極於明信道  
極於篤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  
而後已也然天下之事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  
漸習是故古之人君雖出入從容間燕必有誦訓箴  
諫之臣左右前後無非正人所以成其德業伏願陛  
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  
道義以輔養聖德又擇天下賢俊使得陪侍法從朝  
夕廷見開陳善道講磨治體以廣聞聽如是則聖智  
益明王猷允塞矣今四海靡靡日入偷薄末俗嘒嘒  
無復廉耻蓋亦朝廷尊德樂道之風未率而篤誠忠

厚之教尚鬱也惟陛下稽聖人之訓法先王之治一  
心誠意體乾剛健而力行之則天下幸甚

蘇軾論道德疏 人君以至誠爲道以至仁爲德守  
此二言終身不易堯舜之主也至誠之外更行他道  
皆爲非道至仁之外更作他德皆爲非德何謂至誠  
上自大臣下至小民內自親戚外至四夷皆推赤心  
以待之不可以絲毫僞也如此則四海之內親之如  
父子信之如心腹未有父子相圖心腹相欺者如此  
而天下之不治未之有也絲毫之僞一萌於心如人  
有病先見於脉如人飲酒先具於色聲色動於幾微

之間而猜阻行於千里之外疆者爲敵弱者爲怨四海之內如盜賊之憎主人鳥獸之畏弋獵則人主孤立而危亡至矣何謂至仁親臣如手足視民如赤子戢兵省刑時使薄歛行此六事而已矣禍莫逆於好用兵怨莫大於好起獄災莫深於興土功毒莫甚於奪民利此四者陷民之坑穽而伐國之斧鉞也去此四者行彼六者而仁不可勝用也傳曰至誠如神又曰至仁無敵審能行之當獲四種福以人事言之則主逸而國安以天道言之則享年永而卜世長此必然之理古今已試之效也去聖益遠邪說滋熾厭常

道而求異術文姦言以濟暴行爲申商之學者則曰人主不可以不學術數人主天下之父也爲人父而用術於子其可乎爲莊老之學者則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欲窮兵黷武則曰吾以威四夷而安中國欲煩刑多殺則曰吾以禁姦慝而全善人欲虐使厚歛則曰吾以彊兵革而誅暴亂雖若不仁而卒歸於仁此皆亡國之言也秦二世王莽嘗用之矣皆以經術附會其說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此言威福不可移於臣下也欲威福不移於臣下則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

衆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議之主也如此則威  
福將安歸乎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主不可以不作  
威福於是違衆而用已已之耳目終不能徧天下要  
必資之於人愛憎喜怒各行其私而浸潤膚受之說  
行矣然後從而賞罰之雖名爲人主之威福而其實  
左右之私意也姦人竊吾威福而賣之於外則權與  
人主侔矣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威  
者畏威之謂也愛者懷私之謂也管仲曰畏威如疾  
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畏威之心勝於懷私  
則事無不成今之說者則不然曰人君當使威刑厲  
於惠愛如是則予不如奪生不如殺堯不如桀而幽  
厲桓靈之君長有天下此不可不辨也

經濟類編卷二

明 北海馮琦纂

弟馮瑗

楚黃門人周家棟校

淮南門人吳光義

帝王類 二

君德 二十二則 推誠二則併

宰我問黃帝孔子曰黃帝而生而神靈弱而能言智慧  
齊莊敦敏誠信長而聰明治五氣設五量度四方服  
牛乘馬擾馴猛獸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三戰而



後克之始垂衣裳作爲黼黻命風后力牧常先大鴻以治民以順天地之紀知幽明之故達死生存亡之說播時百穀嘗味草木仁及於鳥獸昆虫考日月星辰勞動心力耳目節用水火財物以生萬民 請問帝顓頊孔子曰顓頊靜淵以有謀疏通以知事養財以任地履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性以教衆潔誠以祭祀巡四海以寧民北至幽陵南暨交趾西抵流沙東極蟠木動靜之生小大之物日月所照莫不底屬 請問帝嚳孔子曰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博施厚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微順天地

之義知民所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誨利之歷日月之生朔而迎送之明鬼神之義而敬事之其色也和其德也重其動也時其服也土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化 請問帝堯孔子曰陶唐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能降伯夷典禮夔龍典樂流四凶而天下服其言不忒其德不回四海之內舟輦所至莫不夷說 請問帝舜孔子曰虞舜孝友聞於四方陶漁事親寬裕而溫良敦敏而知時畏天而愛民恤遠而親近承受大命依于一女睿明

智通爲天下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已而已天  
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  
載陟方岳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 請問禹孔子曰  
夏后敏給克齊其德不爽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爲  
律身爲度壘壘穆穆爲紀爲綱其功爲百神主其惠  
爲民父母左準繩右規矩履四時據四海平九州戴  
九天明耳目治天下任皐陶伯益以贊其治興六師  
以征不庭四極之民莫敢不服

魯哀公問于孔子曰昔者舜冠何冠乎對曰君之問  
下先其大者公曰其大何乎孔子曰舜之爲君也其  
政好生而惡殺其德配天而替不肖德若天地而  
虛化若四時而變物是以四海承風暢於異類鳳  
麟至鳥獸馴德無他也好生故也

禹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之左右曰夫罪人不順道  
故使然焉君王何爲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堯舜之人  
皆以堯舜之心爲心今寡人爲君也百姓各自以其  
心爲心是以痛之也書曰百姓有罪在予一人

柳宗元塗山銘序 維夏后氏建大功定大位立大  
政勤勞萬邦和寧四極威懷九有儀刑後王當乎洪  
流方割災被下土自壺口而導百川大功建焉虞帝

耄期順承天曆自南河而受四海大位定焉萬國既同宣省風教自塗山而會諸侯大政立焉功莫崇乎禦大災乃錫玄圭以承帝命位莫尊乎執大象乃輯五瑞以建皇極政莫先乎齊大統乃朝玉帛以混經制是所以承唐虞之後垂子孫之不業立商周之前樹帝王之洪範者也嗚呼天地之道尚德而右功帝王之政崇德而賞功故堯舜至德而位不及嗣湯武大功而祚延于世有夏德配于二聖而唐虞讓功焉功冠於三代而商周讓德焉宜乎立極垂統貽于後世官位作聖著為世準則塗山者功之所由定德之所由濟政之所由立有天下者宜取於此追惟大號既發華蓋旣狩方岳列位奔走來同山川守神莫敢違寧羽旄四合衣裳咸會虔恭就列俯僂聽命然後示之以禮樂和氣周洽申之以德刑天威振耀制立謨訓宜在長久厥後啓征有扈而夏德始衰羿距太康而帝業不守皇祖之訓不由人亡政墜卒就陵替向使繼代守文之君又能紹其功德脩其政統卑宮室惡衣服拜昌言平均賦入制定朝會則諸侯常至而天命不去矣茲山之會安得獨光於後歟是以周穆遐追遺法復會於是山聲垂天下亦紹前軌用此

道也

湯見祝網者置四面其祝曰從天墜者從地出者從四方來者皆離吾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孰爲此湯乃解其三面置其一而更教之祝曰昔蛛蝥作網今之人循序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漢南之國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四十國歸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鳥湯去三面置其一而更以網四十國非徒網鳥也

周文王作靈臺及爲池沼掘地得死人之骨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寡人固其主又安求主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皆曰文王賢矣澤及枯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寶以危國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而天下歸心焉

武王克殷召太公而問曰將柰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邵公入王曰爲之柰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曰爲之柰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變舊新惟仁是親百姓有過

在予一人武王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其仁而有德也

班固漢文帝紀贊 孝文皇帝卽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臺爲身衣弋綈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帳無文繡以示敦朴爲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金銀銅錫爲飾因其山不起墳南越尉佗自立爲帝召貴佗兄弟以德懷之佗送稱臣與匈奴結和親後背約入盜令邊備守不弛

兵深入恐煩百姓吳王詐病不朝賜以几杖羣臣袁盎等諫說雖切常假借納用焉張武等受賄金錢覺更加賞賜以媿其心專務以德化民是以海內殷富興於禮義斷獄數百幾致刑措嗚呼仁哉

孝景帝贊 孔子稱斯民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信哉周秦之敝罔密文峻而姦軌不勝漢興掃除煩苛與民休息至於孝文加之以恭儉孝景遵業五六十年載之間至於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周云成康漢言文景美矣

光武每旦視朝日久乃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

夜分乃寐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性之福願願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體總攬乾綱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

唐太宗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論其故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羣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

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寘諸懷退不肖則欲推諸壑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惡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志耳

後唐主昇性節儉常躡蒲履盥頰用鐵盥盥暑則寢於

青葛帷左右使令惟老醜宮人服飾粗略死國事者雖士卒皆給祿三年分遣使者按行民田以肥瘠定其租民間稱其平允自是江淮調兵興役及他賦歛皆以稅錢爲率至今用之唐主勤于聽政以夜繼晝還自江都不復晏樂頗傷躁急內侍王紹顏上書以爲今春以來群臣獲罪者衆內外疑懼唐主手詔釋其所以然令紹顏告于中外黃巢以來天下血戰數十年然後諸國各有分土兵革稍息及唐主卽位江淮豐稔兵食有餘羣臣爭言北方多難宜出兵恢復舊疆唐主曰吾少長軍旅見兵之爲民害深矣不忍復言使彼民安則吾民亦安矣

周世宗與將相食於萬歲殿因言兩日大寒朕於宮中食珍膳深愧無功於民而坐享天祿旣不能躬耕而食惟當親冒矢石爲民除害差可自安耳

周世宗在藩多務韜晦及卽位破高平之寇人始服其英武御軍號令嚴明人莫敢犯攻城對敵矢石落左右略不動容應機決策出人意料又勤於爲治百司簿籍過目無所忘發姦擿伏聰察如神閒暇則召儒者讀前史商確大義性不好絲竹珍玩之物常言朕必不因喜賞人因怒刑人又言太祖養成王峻王

殷之惡致君臣之分不終故群臣有過則面質責之  
服則赦之有功則厚賞之文武參用各盡其能人無  
不畏其明而懷其惠故能破敵廣地所向無前然用  
法太嚴群臣職事小有不舉往往寘之極刑雖素有  
才幹聲名無所開宥尋亦悔之末年寢寬登遐之日  
遠邇哀慕焉 司馬光曰或問五代帝王唐莊宗周  
世宗皆稱英武二主孰賢臣應之曰天子所以統治  
萬國討其不服撫其微弱行其號令壹其法度敦明  
信義以兼愛兆民者也莊宗旣滅梁海內震動湖南  
馬氏遣子希範入貢莊宗曰比聞馬氏之業終爲高

郁所奪今有兒如此郁豈能得之哉郁馬氏之也  
也希範兄希聲聞莊宗言卒矯其父命而殺之此乃  
市道商賈所爲豈帝王體哉蓋莊宗善戰故能以弱  
晉勝強梁旣得之曾不數年外內離叛置身無所誠  
由知用兵之術不知治天下之道故也世宗以信令  
御群臣以正義責諸國王環以不降受賞劉仁贍以  
堅守蒙褒嚴續以盡忠獲存蜀兵以反覆就誅馮道  
以失節被棄張美以私恩見踈江南未服則親犯矢  
石期于必克旣服則愛之如子推誠盡言爲之遠慮  
其宏規大度豈得與莊宗同日語哉書曰無偏無黨



王道蕩蕩又曰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世宗近之矣

宋太祖性孝友節儉質任自然不事矯飾一日罷朝坐便殿不樂者久之左右請其故曰爾謂天子容易爲邪早作乘快誤決一事故不樂耳宮中葦簾綠用青布常服之衣澣濯至再永康公主嘗衣貼繡鋪翠襦帝曰汝服此衆必相倣禁之主一日勸帝以黃金飾肩輿帝曰我以四海之富宮殿飾以金銀力亦可辦但念我爲天下守財耳豈可妄用初頗好獵一日逐兔馬蹶墜地因引佩刀刺馬殺之旣而悔曰吾爲

天下主輕事田獵又何罪馬哉自是不復獵尤注意刑辟嘗讀二典嘆曰堯舜之罪四凶止從投竄何近代法網之密邪故定爲折杖法以遞減流徒杖笞之刑自開寶以來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得貸死惟賊吏棄市則未嘗貰 史臣曰太祖得國視晉漢周亦豈甚相絕哉及其發號施令名藩大將俯首聽命四方列國次第削平建隆以來釋藩鎮兵權繩賊吏重法以塞禍亂之源州郡司牧下至幕職躬自引對務農興學慎罰薄歛與世休息迄於丕平治定功成制禮作樂傳之子孫世有典則遂使三代而降考論

聲名文物之治道德仁義之風無讓於漢唐規模可謂遠矣

太宗沉謀英斷儉勤自勵閔農事考治功慎刑獄納諫爭遇災知懼有過知悔故能削平海內功業炳然若夫太祖之崩不踰年而改元涪陵武功之不得其死宋后之不成喪後世不能無議焉

仁宗恭儉仁恕敬天重民有司嘗請以玉清舊址爲苑帝曰吾奉先帝苑園猶以爲廣何以是爲燕私常服浣濯帷帟衾褥多用繒絁嘗中夜饑思燒羊戒勿宣索曰恐膳夫自此戕賊物命以備不時之需大

疑者皆令上獄歲活千餘人每諭輔臣曰朕未嘗嘗人以死况敢濫用刑乎四十二年之間吏治若媮惰而任事蔑殘刻之人刑法似縱弛而決獄多平允之士國未嘗無弊倖而不足以累治世之體朝未嘗無小人而不足以勝善類之氣君臣上下惻怛之心忠厚之政所以培植國基者厚矣子孫一矯其所爲馴致于亂傳曰爲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 呂中曰國家之有天下強不如秦富不如隋形勢不如漢土地不如唐所恃者人心而已太祖肇之太宗真宗培之至仁宗四十二年深仁厚澤刑以不殺爲威財以

不畜為富兵以不用為功人才以不作聰明為賢以寬厚待民以恩禮待士夫而以至誠待夷狄蘇軾謂社稷長遠終必賴之者誠確論也

英宗以明哲之資膺繼統之命執心固讓若將終身而卒踐帝位及其臨政必問故事與古治所宜每裁決皆出群臣意表雖以疾疢不克大有所為然使後世咏嘆至德何其盛也彼隋晉王廣唐魏王泰窺覷神器遂啓禍原誠何心哉

金主雍在金諸帝中最為賢主以夫人烏林答氏守節而死終身不立后雅尚儉素命宮中之飾勿得用

黃金書謂近臣曰朕於宮室惟恐過度其或與脩即損宮人歲費以充之至於佛法尤所未信梁武帝為同表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加以三公之官其惑深矣又曰亡遼日屠羊亦豈能盡用徒傷

生耳朕每當食時嘗思自儉猶在也彼身為惡而口祈福何益之有嘗謂宰相自卿等在省未嘗薦士止限資格安能得人又曰卿等職在薦士無薦舉惟朕嘗言某人可用然後從而用之卿等既無所言必待朕知而後進用將復有幾又曰帝王之政固以寬慈為德然漢武帝專務寬慈以致綱紀大壞

朕嘗思之賞罰不濫卽是寬政又曰朕觀唐史見太宗行事初甚厲精晚年與群臣議多飾詞朕嘗思始終如一今雖年高敬慎之心無時或怠又曰朕自卽位以來言事者雖有狂妄未嘗罪之卿等未嘗肯盡言何也當言而不言是相疑也君臣無疑謂之嘉會事有利害可竭誠言之卽位五載南北講和與民休息群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斷死罪歲或十七人國人號稱小堯舜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于口而群臣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元仁宗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勲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爲治一遵

世祖成憲云

以上君德

唐太宗時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爲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群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臣也上曰君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君自爲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

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雖善朕不取也

唐遣鍾謨入貢于周世宗曰江南亦治兵脩守備乎對曰既臣事大國不敢復爾世宗曰不然曷時則為讎敵今日則為一家吾與汝國大義已定保無他虞然人生難期至於後世則事不可知歸語汝主可及吾時完城郭繕甲兵據守要害為子孫計謨歸以告主乃城金陵凡城不完者葺之戍兵少者益之

推誠

聖學 十三則

魯哀公問子夏曰必學而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嘗聞也黃帝學乎大真顓頊學乎綠圖帝學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尹壽舜學乎務成跗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威子伯文王學乎鉸時子斯武王學乎郭叔周公學乎太公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著乎天下名號不傳乎千世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此之謂也夫不學不明古道而能安國家者未之有也

呂覽曰神農學悉老黃帝學大真顓頊學伯夷父帝

魯學伯招帝堯學州文父帝舜學許由禹學大成執  
湯學小臣文王武王學太公望周公旦齊桓公學管  
夷吾隰朋晉文公學咎犯隨會秦穆公學百里奚公  
孫支楚莊王學孫叔敖沈尹筮吳王闔閭學伍子胥  
文之儀越王勾踐學范蠡大夫種此皆聖王之所學  
也且夫天生人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則不若  
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則不若盲使其口可以  
言不學其言則不若啞使其心可以智不學其智則  
不若狂故凡學非能益之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  
生而勿敗之可謂善學者矣

漢陸賈時時前說稱詩書高帝罵之曰迺公居馬上  
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  
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也昔者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  
滅趙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  
而有之高帝不懌而有慚色迺謂陸生曰試爲我著  
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  
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三篇每奏一篇高帝未  
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

匡衡上成帝疏 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

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其  
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  
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未末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  
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爲動靜  
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  
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  
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  
遵其儀故形爲仁義動爲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  
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

和帝卽位當於春秋侍中竇憲自以外戚之重  
少主頗涉經學上疏皇太后 禮記云天下之命懸  
於天子天子之善成乎所習習與智長則切而惟勤  
化與心成則中道若性昔成王幼小越在襁褓周公  
在前史佚在後太公在左召公在右中立聽朝四聖  
維之是以慮無遺計舉無過事孝昭皇帝八歲卽位  
大臣輔政亦選名儒常賢蔡義夏侯勝等入授於前  
平成聖德近建初元年張酺魏應召訓亦講禁中臣  
伏惟皇帝陛下躬天然之姿宜漸教學而獨對左右  
小臣未聞典義昔五更桓榮親爲帝師子郁結髮敦

尚繼傳父業故再以校尉入授先帝父子給事禁省  
更歷四世今白首好禮經行篤備又宗正劉方宗室  
之表善爲詩經先帝所褒宜令郁方並入教授以崇  
本朝光示大化

宋太宗詔就崇文院中堂建祕閣分二館書籍置其  
中以吏部侍郎李至兼祕書監帝謂至曰人君當淡  
然無欲勿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朕無他  
好但喜讀書多見古今成敗善者從之不善者改之  
如斯而已矣至每與李昉王化基觀書閣下帝必遣  
宴且命三館學士皆預焉

王曾以仁宗初卽位宜近師儒乃請御崇政殿召  
召侍講學士孫奭直學士馮元講論語初元曾與  
經筵自是雖隻日亦召侍臣講讀帝在經筵嘗  
瞻曠及容體不正奭卽拱立不講帝爲竦然改  
自元奭反罷進講崇政殿說書趙師民言帝七治  
與品庶異不獨玩空文占古語也今方外小右  
等卽不復進見是以爲先王遺籍可以講無事之朝  
不足贊有爲之世臣愚以爲過矣又獻勸講箴帝  
納之於是復命曾公亮等講讀經史嘗謂公亮等曰  
卿等宿儒博學多所發明朕雖盛暑亦未嘗倦但恐



卿等勞爾

英宗重陽節當罷講呂公著司馬光言先帝時無事常開講筵近以聖體不安遂於端午及冬至後盛暑盛寒權罷數月今陛下始初清明宜親近儒雅講求治術願不惜頃刻之間日御講筵從之

程頤論經筵事 臣伏觀自古人君守成而致遠治者莫如周成王成王之所以成德由周公之輔養昔者周公傳成王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士大夫家言教子弟者亦招延名德端方之士與之居處

之薰染成性故曰少習若天性習慣如自然伏以皇帝陛下春秋之富負上聖之資得於天稟而輔養之道不可不至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在涵養薰陶而已夫惟一日之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則自然氣質變化德器成就臣欲乞朝廷慎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二人直日夜則一人直宿以備訪問皇帝讀書之暇游息之間時於內殿召見從容宴語不獨漸磨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積久自然通達比之常在深宮之中為益豈不甚大竊聞間日一開經

筵講讀數行群官列侍儼然而退情意略不相接如此而責輔養之功不亦難乎大抵與近習處久熟則生褻慢與賢士大夫處久熟則生愛敬此所以養成聖德為宗社生靈之福天下之事無急於此又曰臣聞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傳傳其德義保保其身體臣以為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臣欲乞左右扶持祇應宮人內臣並選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須質朴凡華巧奢麗之物不得至於上前要在侈麗之物不

接於目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及乞擇內臣十人充經筵祇應以伺候皇帝起居凡動息必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調護聖躬莫過於此又曰臣竊以人主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攝莫敢仰視萬方承奉所欲隨得苟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其惑可知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自古同患治亂所繫也故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畏祇懼為首從古已來未有不尊賢長相而能成其聖者也皇帝陛下未親庶政方專問學臣以為輔養聖德莫先寅

恭動容周旋當主於此歲月積習自成聖性臣切聞  
經筵臣寮侍者皆坐而講者獨立於禮為悖欲乞今  
後特令坐講乃與義理為順所以養主上尊儒重道  
之心

上太皇太后書 今日至大至急為宗社生靈久長  
之計惟是輔養上德而已歷觀前古輔養幼主之道  
莫備於周公周公作立政之書舉言常伯常任至於  
綴衣虎賁以為知恤者鮮一篇之中丁寧重復惟在  
此一事而已書又曰僕臣正厥后克正又曰后德惟  
民不德惟臣又曰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

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是古人之意人主跬步不  
可離正人也蓋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故能習與  
智長化與心成後世不復知此以為人主就學所以  
涉書史覽古今也不知涉書史覽古今乃一端爾若  
止於如是則能文宮人可備勸講知書內侍可充輔  
道何用置官設職精求賢德哉大抵人主受天之命  
稟賦自殊歷考前史帝王才質鮮不過人然而完德  
有道之君至少其故何哉皆輔養不得其道而位勢  
使之然也臣供職已來六侍講筵但見諸臣拱手默  
坐當講者立案旁解釋數行而退如此雖彌年積歲



後苑清涼處召見當日講官俾陳說道義縱然未有  
深益亦使天下知太皇太后用意如此又一人獨對  
與衆見不同自然情意易通不三五次便當習熟若  
不如此漸致待其自然是輔道官都不爲力將安用  
之將來伏假旣開且乞依舊輪次直日所貴常得一  
員獨對開發之道蓋自有方朋習之益最爲至切故  
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聖人所爲必無不當真  
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臣欲乞擇臣僚家子  
第十歲已上十二已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  
上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辯色則入昏而罷歸當令二  
人侍一人更休每人擇有年官人內臣二人隨逐看  
承不得暫離常情笑語亦勿禁止唯須言語必正舉  
動必莊仍使日至資善堂呈所習業講官常加教勸  
使知嚴憚年纔十三便令罷去歲月之間自覺其益  
自來宰臣十日一至經筵亦止於默坐而已又間日  
講讀則史官一人立侍史官之職言動必書施於視  
政時則可經筵講肄之所乃燕處也主上方問學之  
初宜心泰體舒乃能悅懌今則前對大臣動虞有失  
旁立史官言出輒書使上欲遊其志得乎欲發於言  
敢乎深妨問學不得不改欲乞特降指揮宰臣一月

兩次與文彥博同赴經筵遇宰臣赴日卽乞就崇政殿講說因令史官入侍崇政殿說書之職置來已久乃是講說之所漢唐命儒士講論亦多在殿上蓋故事也邇英殿迫狹講讀官內臣近三十人在其中四月間尚未甚熱而講官已流汗况主上氣體嫩弱豈得爲便盛夏之際人氣丞薄深可慮也祖宗之時偶然在彼執爲典故殊無義理欲乞今後只於延和殿講讀後楹垂簾簾前置御座太皇太后每遇政事稀簡聖體康和時至簾下觀講官進說不惟省察主上進業於陛下聖聰未必無補兼講官輔道之間事意

不少有當奏稟便得上聞亦不可煩勞聖躬限以日數但旬月之間意適則往可也今講讀官共五人四人皆兼要職獨臣不領別官近復差修國子監太學條制是亦兼它職也乃無一人專職輔道者執政之意可見也蓋惜人材不欲使之間爾又以爲雖兼它職不妨講讀此尤不思之甚也不敢言告君之道只以告衆人言之夫告於人者非積其誠意不能感而入也聖人以蒲盧喻教謂以誠化之也今夫鍾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者何謂也臣前後兩

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覲感動於上  
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  
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此理非知學者不  
能曉也道衰學廢世俗何嘗聞此雖聞之必以爲迂  
誕陛下高識遠見當蒙鑒知以朝廷之大人主之重  
置二三臣專職輔道極非過當今諸臣所兼皆要官  
若未能遽罷且乞免臣修國子監條制俾臣夙夜精  
思竭誠專在輔道不惟事理當然且使天下知朝廷  
以爲重事不以爲閒所也

哲宗以范祖禹爲右諫議大夫兼侍講祖禹初從司

馬光修資治通鑑在洛十五年不事進取王安石  
愛重之祖禹終不往謁帝卽位擢右正言以婦翁  
公著當國引嫌辭職再改著作郎兼侍講會夏暑權  
罷講筵祖禹上言陛下今日之學與不學係他日治  
亂如好學則天下君子欣慕願立于朝以直道事陛  
下輔佐德業而致太平不學則小人皆動其心務爲  
邪諂以竊富貴且凡人之進學莫不於少時今聖質  
日長數年之後恐不得如今日之專竊爲陛下惜也  
公著薨始除右諫議大夫尋加禮部侍郎聞禁中覓  
乳媪以帝年十四非近女色之時與左諫議大夫劉

安世上疏勸進德愛身又乞太皇太后保護聖躬言甚切至太后謂曰乳媪之說外間虛傳也祖禹對曰外議雖虛亦足爲先事之戒凡事言于未然則誠爲過及其已然則又無所及言之何益陛下寧受未然之言勿使臣等有無及之悔太后深嘉之

孝宗宴講臣于祕書省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帝召宰執賜酒從容語曰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者罕能行之甚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與陸贄論事皆使中人傳旨且事有

非面相詰難猶恐未盡傳旨安能盡邪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惟其若此誤事多矣故朕每事以德宗爲戒元學士承旨夔夔知經筵日勸帝就學帝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帝嘗欲觀畫夔夔取比干圖以進一日帝覽宋徽宗畫稱善夔夔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一事謂何對曰獨不能爲君爾身辱國破皆出不能爲君所致凡爲人主貴能爲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皆類此嘗謂人曰天下事宰相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故



於時政得失有當匡救者未嘗緘默

帝號七則

秦王政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  
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  
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  
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  
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  
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  
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  
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  
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

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綽御史大夫劫廷尉斯等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興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爲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死上尊號王爲泰皇命爲制令爲詔天子自稱曰朕王曰去泰若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

漢諸侯王等上疏勸高帝卽位、秦爲無道天下皆之六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于後世不宜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漢王曰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諸侯王皆曰大王起於細微滅亂秦威動海內又以辟陋之地自王漢中行威德誅不義立有功平定海內功臣皆受地食邑非私之也大王德施四海諸侯王不

足以道之居帝位甚實宜願大王以幸天下漢王曰  
諸侯王幸以為便于天下之民則可矣於是諸侯王  
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與博士稷嗣君叔孫  
通謹擇良日二月甲午上尊號漢王即皇帝位于汜  
水之陽尊王后曰皇后太子曰皇太子追尊先媪曰  
昭靈夫人

光武帝從前過范陽至中山諸將奏曰漢遭王莽宗  
廟廢絕身係憤怒兆人塗炭王與伯升首舉義兵更  
始因其資以據帝位而不能奉承大統敗亂綱紀盜  
賊日多群生危感大王初征昆陽王莽自潰後拔

鄴北州弭定 分天下而有其二跨州據土帶甲  
萬言武力則莫之敢抗論文德則無所與辭臣聞帝  
王不可以久曠天命不可以謙拒惟大王以社稷為  
計萬姓為心光武不聽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  
戚棄土壤從大王于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其攀龍  
鱗附鳳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業既定天人亦應而  
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  
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時  
不可留眾不可逆

唐德宗時術者上言國家厄運宜有變更以應時數

群臣請更加尊號一二字上以問陸贄贄上奏以爲不可其略曰尊號之興本非古制行於安泰之日已累謙沖襲乎喪亂之時尤傷事體竊秦德衰兼皇與帝始總稱之流及後代尋僻之君乃有聖劉天元之號是知人主輕重不在名稱損之有謙光稽古之善崇之獲矜能納諂之譏與其增美稱而失人心不若黜舊號以祇天戒德宗納其言但改年號而已憲宗時群臣議上尊號皇甫鏞欲增孝德字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崔群曰言聖則孝在其中矣鏞譖群於帝曰群於陛下惜孝德二字帝怒

文宗詔以水旱降繫囚群臣上尊號曰大和文武至德皇帝右補闕韋溫上疏以爲今水旱爲災恐非崇飾徽稱之時帝善之辭不受

南唐群臣江王知證等累表請唐主復姓李立唐宗廟唐主許之群臣又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又不以外戚輔政宦者不得預事皆它國所不及

德運 二別

季康子問於孔子曰舊聞五帝之名而不知其實請  
問何謂五帝孔子曰昔丘也聞諸老聃曰天有五行  
水火金木土分時化育以成萬物其神謂之五帝古  
之王者易代而改號取法五行五行更王終始相生  
亦象其義是以太皞配木炎帝配火黃帝配土少皞  
配金顓頊配水康子曰太皞氏其始之木何也孔子  
曰五行用事先起於木木東方萬物之初皆出焉是  
故王者則之而首以木德王天下其次則以所生之  
行轉相承也康子曰吾聞勾芒爲木正祝融爲火正

蓍收爲金正玄冥爲水正后土爲土正此五行之主而不亂稱曰帝者何也孔子曰凡五正者五行之官名五行佐成上帝而稱五帝太皞之屬配焉亦云帝從其號昔少皞氏之子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使重爲勾芒該爲蓍收修及熙爲玄冥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共工氏之子曰句龍爲后土此五者各以其所能業爲官職生爲上公死爲貴神別稱五祀不得稱帝康子曰帝王改號於五行之德各有所統別其所以相變者皆主何事孔子曰所尚則各從其德王之德次焉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殷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康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者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

秦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爲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爲步乘六馬更名河曰德水以爲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母仁恩和義然後合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

王命 六則

漢司馬遷秦楚之際月表序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  
 曰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  
 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自  
 生民以來未有受命若斯之亟也昔虞夏之興積善  
 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  
 位湯武之王迺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  
 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弑秦起襄  
 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  
 始皇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

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桀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太傅轅固生者齊人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與黃生爭論景帝前黃生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轅固生曰不然夫桀紂虐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與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不為之使而歸湯武

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而何黃生曰冠雖敝必加於首履雖新必關於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紂失道然君上也湯武雖聖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過以尊天子反因過而誅之代立踐南面非弑而何也轅固生曰必若所云是高帝伐秦即天子之位非耶於是景帝曰食肉不食馬肝不為不知味言學者無言湯武受命不為愚遂罷是後學者莫敢明受命放殺者

王莽初敗光武即位而隗囂據隴擁眾欲有分割土宇之意班彪時在囂處以囂所舉必見禍亂作王命



論 昔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暨于稷契成佐唐虞光濟四海奕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於春秋唐據火德而漢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世俗見高祖處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

游說之士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有命不可以智力求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者豈徒聞於天道哉又不覩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思有短褐之襲擔石之蓄所願不過一金終於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身如信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伏鑕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數子而欲闡干天位者也是故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疇不奮六翮之用棗杗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

筭之子不乘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曰自吾爲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事成少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爲漢將而毋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爲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有五

一曰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應四曰寬明而仁恕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以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已從諫如順流趣時如響起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卒之言斷懷土之情高四皓之名割肌膚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又可略聞矣初劉媪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電

晦冥有龍蛇之怪及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呂公觀形而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者之所謂取舍不厭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權利越次妄據外不量方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距逐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貪不可冀無爲二母所笑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未終矣

傅幹王命叙

昔在唐虞之禪列于帝典殷周之代

敘于詩書天之歷數昭焉若明周篤后稷公劉積德行仁至乎文武遂成王業雖五德殊運或禪或征其變化應天與時消息其道一也故雖有威力非天命不授雖有運命非功烈不章自我高祖襲唐之統受命龍興討秦滅項光有萬國世祖攘亂奄復帝宇人鬼協謀徵祥煥然皆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然則帝王之起必有天命瑞應自然之符明統顯祚豐懿之業加以茂德成功賢智之助而後君臨兆民爲神明所

保祐末世所尊崇未見運敘無紀次勲澤不加於民而可力爭覬覦神聖者也豪傑見二祖無尺地之階爲專智力乘釁而起不知天祚聖哲帝王自有真也哀哉非徒闇於將來又不考之於既往矣自開闢以來姦雄妄動不識天命勇如蚩尤疆如共工威如夷羿然皆從分橫裂爲天下戒又况淺智小才勇不足畏疆不足憚未有成資而敢失順覬不軌之事也哉夫行潦之流不致江海之深丘垤之資不成太山之高魚鼈之類不希雲龍之軌一官之守不經天人之變當王莽之末英雄四起而登禹歌弁識世祖之福祚羸糧間行進其策謀遂荷肯附之任享佐命之寵張玄慕蘇秦蒯通之業周旋囂述西說竇融言未及終而梁統已誅之矣禹弁見命祚之兆其福如彼張玄蔽逆順之理其禍如此審斯二事趣舍之分明矣且世祖之興有四一曰帝皇之正統二曰形相多異表三曰體文而知武四曰履信而好士加之以聰明獨斷達於事機發策如神應視遠如見近偏旅首進摧莽軍百萬之衆單師獨征平河北萬里之功識鄧隆之將敗知劉興之必死然猶乾乾日昃博采訓咨拔吳漢於小尹擢馬武於行伍寵功臣以兼國之爵

顯卓茂以非次之位言語政事文學之士咸盡其材  
致之宰相權勇畢力於征伐縉紳悉心於左右此其  
所以成大業也高祖方娠有雲龍之表其始入秦五  
星同軌以旅于東并在天之符也世祖之徵符其詳  
可聞也其初育則靈光鑒于室隩嘉禾滋于邑壤其  
望舊廬有火光之異其渡滹沱有河合之應西門君  
惠先識其諱彊華獻符千里同驗劉歆改名而隕其  
身王長錯卦而見吉兆故王遵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覽慶興之運會觀徵瑞之徵祥審天應之萌兆察人  
物之所附念功成而道退無非次而妄據後之人咸  
能昭然遠覽曠然深悟收莽述之闇惑思鄧耿之弘  
慮好謀而要成臨事而知懼距張玄之邪說思在三  
之明數則福祿衍於無窮亦世不失其通路矣  
習鑿齒晉魏論 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  
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  
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同此言哉荅曰此乃所以  
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  
察請爲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  
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  
也宣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夔屈從時遂羈戎役

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亡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群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旣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剋伐貳違以定厥庸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勲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于武皇遂并強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晦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晉承魏比義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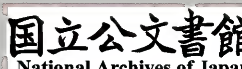
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鼎立道不足則不可謂制當年當年不制于魏則魏未曾為天下之主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專總六合猶不見序于帝王淪沒于戰國何況暫制數州之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惑之甚者也何者魏囂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亡子文延陵不見貶絕宣皇帝官

魏逼于性命舉非擇木何虧德美禪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于後人各有心事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于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祖考立功于漢世篤爾勞恩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傾主德不素積義險水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于下非道服北面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係于所為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故漢高稟命于漢王劉氏乘斃于亡秦超二僞于遠嗣不論近而計

功考五德于帝典不疑道于力政季無承楚之難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故也天下事有可借喻于古以曉于今定之往昔而足為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闔閭舉三江以奉命世命世之君有德之主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宅彼必自係于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况積勲累功靜亂寧眾數之所錄衆之所與不資于燕噲之授不賴于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斃運竒二紀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葉之所不能除者哉自漢末鼎

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主夫有定天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于閭人受尊于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于三代豈比俛首于曹氏側足于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无慚何與詭事而託偽開亂于將來者乎是故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之檢不能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于大通哉昔周人誅祖宗之德追述翦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禩配天之義然后稷勤于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于司馬氏仕乎曹

族三祖之寓于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途以運高略道不正故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勲足以王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慚于有周而彼道異于殷商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于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于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于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于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于是止矣





皇甫湜東晉元魏正閏論 王者受命于天作主於人必大一統明所授所以正天下之位一天下之心舜傳之堯禹傳之舜以德禪者也桀放于湯受殺於武以時合者也秦滅二周兼六國以力成者也漢革秦社稷以義取者也故自堯以降或以德或以時或以力或以義承授如貫終始可明雖殊厥蹟皆得其正以及魏取於漢晉得於魏史策旣載彰明可知百王旣通行萬代無異辭矣惠帝無道群胡亂華晉之南遷實曰元帝與夫祖乙之圯耿盤庚之徙亳厲王之居亳平王之避戎其事同其義一矣而拓跋氏種

實匈奴來自幽代襲有先王之桑梓自爲中國之位號謂之滅邪晉實未改謂之禪邪已無所傳而往之著書者有帝元今之爲錄者皆閏晉可謂失之遠矣或曰元之所據中國也對曰所以爲中國者以禮義也所謂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繫於地哉杞用夷禮禮卽夷矣子居九夷夷不陋矣沐紂之化商士爲頑人矣因戎之遷伊川爲陸渾矣非繫於地也晉之南渡人物攸歸禮樂咸在風流善政史實存焉魏氏恣其暴強虐此中夏斬伐之地雞犬無餘驅士女爲肉籬委之戕殺指衣冠爲芻狗逞其屠刈種落繁熾歷年

滋多此而帝之則天下之士有蹈海而死天下之人  
有登山而餓死食其粟而立於朝哉至於孝文始用  
夏變夷而易姓更法將無及矣且授受無所謂之何  
哉又曰周繼元隋繼周國家之興寔繼隋氏子謂是  
何對曰晉為宋宋為齊齊為梁江陵之滅則為周矣  
陳氏自樹而奪無容於言况隋兼江南一天下而授  
之於我故推而上我受之隋隋得之周周取之梁推  
梁而上以至於堯舜得天統矣則陳姦於南元閏於

中興不昭昭乎其不昭昭乎

經義類編卷二終

此而論之則天下之... 有楚山而... 其變而... 故又曰... 何對曰... 之於我... 采而上... 昭乎其不昭昭乎

昭乎其不昭昭乎

